

第十集

为中国培养贤妻良母的福懿慕

1842年，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后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厦门成为五个开放通商的口岸之一。在西方列强带着船坚炮利扩张经济利益的同时，另外一群满怀福音使命、带着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，也将厦门视为传教的重点城市。当时，距离厦门不到一公里的鼓浪屿，就有一位家喻户晓的“福姑娘”福懿慕 (Tena Holkeboer, 1895-1965)，她透过教育，使福音在这个小岛上扎根；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，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中国新一代女性。

福懿慕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荷兰镇(Holland, Michigan)一个爱主的家庭，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长女。高中毕业后，为了帮助家计做了几年老师。在教书的同时，福懿慕内心一直有个声音感动她去为主宣教；碍于现实的考量，她一直没有采取行动。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听到一位外来讲员的呼召，她认真的与父母商量。福懿慕的父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决定支持她当传教士。而就在隔天，她一个妹妹得到一份工作，父亲也加了薪，这两项加起来的数目正好是福懿慕一年的薪水。他们一家经历了神奇妙的应证！

1920年，福懿慕从基督教贺普大学 (Hope College) 毕业后，加入美国归正教会 (The 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)，成为差派往厦门鼓浪屿的传教士，展开了她为期40年的服侍历程。

当时外国宣教机构主要透过教育、医疗在中国传扬福音；但由于文盲太多，识字的女性太少，传教士开始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。几乎每一个来华的宣教团体都在中国一些城市首开先河，创办女子学堂。1870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开办“培德学堂”，1880年后改到鼓浪屿购地建校，成立“毓德女子小学”，以培养基督化的贤妻良母为办学宗旨。初期教学课程以学习圣经为主，另外还有汉文《四书》和算数，年龄从8岁至21岁。1910年该校正式更名为“毓德女学校”。在1870年到1920年的50年间，该校共培养毕业生约1500名。1921年扩展四年制的“毓德女子中学”，由中国人林安国出任校长。

1920年福懿慕到达鼓浪屿后，被派到毓德女中，成为“教育传教士”。福懿慕有极佳的语言和教导恩赐，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和闽南语，因此在毓德女中她负责行政管理兼做教师，教导宗教和英文课程。1928年福懿慕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，并出任毓德女中校长。

鼓浪屿当地很多人都认识福懿慕，喜欢称呼她“福姑娘”。福姑娘在学校恩威并施，非常重视宗教教育，期望学生中有些人将来成为女传道，或在社会上成为有信仰又有教养

的贤妻良母。她规定所有学生毕业前必须会背《约翰福音》第 1 章 1-18 节，并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要有“淑女”风范。许多学生对福姑娘是又敬又畏，因为闽南话“福”和“虎”同音，私底下都戏称她为“虎姑婆”(Ho Ko Po)。不过也因着福姑娘对基督化教育的坚持，这些严格的要求，为毓德女中的学生奠定了一生信仰的基础。

有一位毓德女中毕业的李姐妹回忆：“每天上课前的全校朝会，福姑娘常是讲员，很会讲圣经故事。每年她会指导学生排演一齣歌舞剧(如《一朵小红花》等)。”另一位上过毓德小学的吴姐妹，说她和同学上下课时，常常故意经过福姑娘和其他女宣教士住的“姑娘楼”，因为有时福姑娘会请学生进去玩，送糖果和卡片等小东西。孩子们对洋人的住家也充满好奇，她至今记得“姑娘楼有圣诞树和各种装饰。”

除了教育事业之外，福懿慕在鼓浪屿也积极传扬福音；然而一开始因为中国人坚持传统信仰习俗，福音事工不太顺利。一直到 1934 年宋尚节来厦门开奋兴布道会，才有了转机。宋尚节带领了大批的人信主，而福懿慕把握良机做了许多跟进的工作，结了丰硕的属灵果实。福懿慕称呼这段属灵复兴期间为“恩典的神迹”(miracles of grace)。

好景不长，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，日本军队占领了鼓浪屿，福懿慕只好遵行差会的要求离开中国。福懿慕曾说过：“我来中国是为了传福音做主工，但也是因为爱中国。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。近年来，美侨撤退的风声盛传，我并不认为这是难得能够回去看看母亲和弟妹的机会。我反而因为不甘心离开我所爱的中国，不愿意告别数百位女儿而闷闷不乐。”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战结束，历经两年极其波折的旅程，福懿慕才回到她朝思暮想的鼓浪屿。

福懿慕除了委身教育事业之外，还奇妙地促成了一个机构的诞生。1947 年“青年归主协会”(Youth for Christ)的皮尔斯(Bob Pierce)到中国巡回布道，并应邀到厦门一些学校演讲。当他结束行程，到福懿慕家中道别时，却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五、六岁叫白玉的小女孩，她身上满是遭人殴打的伤痕。原来白玉就是听了皮尔斯的呼召之后决定信主，然而她的父母不愿意有个信耶稣的女儿，对她拳打脚踢，逐出家门。

皮尔斯听了白玉的故事后，心有不忍地问福懿慕：“你会照顾白玉吧？”没想到福懿慕反问他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(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her?)于是皮尔斯将身上仅有的 5 元美金给了福懿慕，并承诺回到美国后，按月寄钱来照顾白玉的生活。白玉便成为了皮尔斯资助的第一位孩子；两年后，他正式创立了世界宣明会(展望会)(World Vision)，鼓励基督徒以认养的方式救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儿童。

1949 年中国政权改变后，西方传教士必须全部离开中国，福懿慕只好再度忍痛离开心爱的学生们。因着她流利的普通话和闽南语，加上东南亚华侨里有许多她曾教导过的学生，福懿慕收到许多华侨学校的邀请。最后她决定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任职，协助建立一所基督教中学。福懿慕在菲律宾忠心服侍了 10 年，在教育和传福音的事工上非常活跃。

1960年，就在福懿慕前往中国整整40年之后，她退休回到美国老家。然而她始终惦记着亚洲的弟兄姐妹，也常写信纪念那些为信仰受逼迫的信徒。她说：“我的心很大一部分留在了世界的另一端，但福音的棒子必须传递给更年轻的人手中。”

1965年11月4日夜晩，福懿慕回到房里。她的妹妹听到有东西摔落的声音，进去查看，发现福懿慕的圣经落在地上，她已经安详地回到主的怀抱，享年70岁。

默想/讨论

福懿慕就像许多来华的女传教士（如慕拉第、艾伟德）一样终身未婚；却用她们的言传身教，为当时新中国的下一代示范了基督教全人教育的“灵、智、体、群”四个向度。她们将教会历史中代代相传的女性美德，带到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和社会。

今天在海内外的学校教育中，类似福懿慕这样以培育“才德女子”为宗旨的良师良校已极少见。全人的培育不能单靠学校，也是教会主日学和基督徒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我们如何在教会和家中，将这些属灵美德的教育传给下一代？你见过一些美好的榜样吗？